

13岁女孩 花光父母25万积蓄打赏网络男主播



25万元能花多久？家住上海的13岁女孩小卞只“撑”了两个月！近日，以学习为由，小卞用妈妈手机偷偷给自己喜欢的网络主播打赏，两个月就花了25万元。

■ 据人民日报

莫名其妙 25万巨款不翼而飞

大年初三(1月30日)，家住上海的孙女士打开微信支付功能，却突然发现自己微信钱包中少了2万元。一开始孙女士以为是自己的手机遭到黑客攻击，钱被盗刷。谁知一查微信支付绑定的银行卡余额才惊觉，自己的25万元血汗钱竟然也“不翼而飞”了！

孙女士立刻找到自己微信支付的支出明细，发现从2016年12月25日开始，自己的钱就陆续通过微信支付的方式转给了“腾讯公司”。

通过孙女士晒出的微信支付明细，收款方也明确标写“腾讯公司”，且平均每天都有两三次的交易，最多甚至能达到五次。每次支出的数额不等，最多一次数额竟达到9500元，支出最少的金额也有121元。

打赏主播 13岁女儿两月花光25万

钱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转给“腾讯公司”？孙女士夫妇百思不得其解。而13岁女儿的反常表现，让孙女士开始把怀疑的目光转向女儿身上。

在父母的追问之下，13岁的小卞最后不得不承认是自己偷用家长的手机，并通过腾讯《全民K歌》APP购买了大量“K币”打赏给一位名叫“杨光”的男主播，同时也在该男主播的QQ粉丝群中撒了多个红包。然而被问及自己到底给这位男主播打赏了多少钱时，小卞则表示自己已经记不清了。25万元巨款就这么被女儿悄无声息地打赏给了主播，这让孙女士怎么也无法理解。

事情发生后，孙女士没有打骂孩子，而是希望坐下来和孩子平静地聊聊，可孩子的态度让孙女士很不是滋味：“孩子现在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了，但是到现在她也不愿意跟我说她是什么时候认识这个主播的，之前他们到底聊了什么内容？是谁让她打赏的？”

孙女士知道自己的孩子课余时间会玩手机，她觉得这是学习之外的放松娱乐便没有禁止，却没想到孩子用自己的血汗钱在“疯狂”打赏男主播。

“师徒关系” 主播当面索要打赏

记者打开了腾讯《全民K歌》APP，发现这是一个以唱歌为主要内容的直播软件。两位主播还可以进行“连麦PK”，输掉的一位主播会受到一定的惩罚，所以这也促使了主播之间“拼粉丝”“拼K币”的较量。

记者在《全民K歌》APP中找到了这位男主播“杨光”。这名男主播平时直播的内容主要以唱歌为主，总共有70多万粉丝，记者在APP栏目左侧的“贡献榜”中还看到了小卞的名字。记者发现“杨光”时他正在直播，甚至在直播中直接开口向自己的粉丝索要各种礼物。

记者了解发现，网名为“杨光”的男主播与小卞是虚拟的“师徒关系”。然而这种师徒关系

却不是空喊一句“师父”就能解决的，而是需要送两架“飞机”。一架“飞机”需要花费6666“K币”，也就是666.6元，那么这两架“飞机”就要花费1300多元。

通过孙女士发给记者的聊天记录来看，“杨光”经常让小卞“补刀”自己的新歌，也就是要求小卞给自己发“K币”，甚至一次开口要两万。

据统计，小卞在男主播“杨光”身上共花费人民币21万余元，同时也在他的QQ粉丝群中发了4万余元的红包，总共花费25万多元。

家长报案 巨款索要成难题

据了解，孙女士和丈夫并没有给小卞每月定额的零花钱，而是小卞缺钱就会找家长要，但并未出现一些过分的要求。孙女士表示：“孩子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，而且平时也比较听话懂事。我们虽然工作较忙，但可以说对孩子的关心从来都没有忽略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让我们很震惊。”

面对消失的25万元，孙女士夫妇也一筹莫展，最终决定报警。

记者从上海市松江分局泗泾派出所获悉，小卞及母亲确实于2017年2月3日前往该派出所报案。

后经民警了解，报警人小卞在《全民K歌》直播平台是主动送礼物给男主播的，其间并未发生任何诈骗行为，所以公安机关并未受理此案。此外，泗泾派出所民警也表示，他们受理的案件中网络和电信诈骗比较多，但是在平台上打赏的方式并不多见。直播打赏不构成诈骗，公安机关没有办法受理，25万元巨款到底能不能追回成了一个难题。

律师建议 可做无效认定

19日下午，记者就此事咨询了北京市高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洪涛。郑洪涛认为这类事件的确不构成刑事案件，而是一种自愿的民事行为，应通过民事途径进行解决。

此外，郑洪涛还向记者解释，由于小卞未满16周岁，仍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，其行为现在远超过自己的认知，可以通过法律做无效认定。从法律角度来讲，类似事件一旦发生，未成年人未经父母许可所进行的大额消费是可以追回的。

小卞的父母作为监护人，是可以认定小卞这种打赏花钱的行为为“无效”，以此追回这笔“巨款”。不仅是小卞这种“打赏”的钱可以追回，郑洪涛律师称，任何未经所有权人认可进行的大额消费，所有权人完全可以不认可、不追认这种民事行为。

郑洪涛同时还强调，对于未成年人的金钱管理，家长应尽到自己的监护职责。大额钱财、银行卡密码、微信支付密码等，尽量不给孩子掌控的机会。

“家庭作业”变家长作业 是考验孩子还是考验家长？

元宵节后，寒假将尽，家住华北某市的贾女士才松了一口气：“孩子的家庭作业终于做完了！”女儿在一所重点小学读三年级，一项作业是“读《时事画报》电子书，总结三件大事”，“找了半天发现这是清末的报纸，里头是政治漫画，还用了广东方言。”贾女士说，“别说孩子，家长读起来也费劲。”

素质教育被倡导多年，很多学校特别是重点学校告别了“题山文海”，转为“个性十足”，一方面的确在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，但另一方面，一些学校家庭作业剑走偏锋、忽略孩子实际的情况并不鲜见，家庭作业渐渐成为“家长”作业。

■ 据人民日报

微信作业烦恼多

“解得了方程，教得了几何，小学一年级的家庭作业却不会做。”云南某高中数学老师施先生说起儿子的作业，直呼“太难了”！

难住施先生的多是手工作业。“有次老师要求用废旧塑料瓶制作一辆会动的小汽车，后来还让用一副扑克牌做一件衣服。”施先生说，“说是让家长配合着孩子完成，可是这样的作业难度太大，最后就成了家长做，孩子根本无法参与。”

即使是作业简单，也少不了烦恼。贾女士曾帮女儿一起画手抄报，被老师表扬后贴在班级墙上，第二次让女儿自己画，结果做得不太好，没有被表扬，孩子就伤心了。

如今，还有一种作业叫“微信作业”，一些老师要求学生每天在班级微信群里“打卡”交作业。“读拼音、背单词、说感受等等，都能被布置成微信作业。每天都要给孩子录制语音和视频。”谈起“微信作业”，家住北京的文女士不免有些无奈，“群里每天都会刷屏。看到别的孩子早早完成作业，手慢的学生怕被批评只能求助家长。”

课业超前成负担

贾女士记得，孩子刚上一年级后的第一个周末，老师留的作业是“小小啄木鸟”——从书报杂志或路牌标语中寻找错别字，然后拍照打印。

“孩子字还不认识多少，更别提要找错别字。”整整两天，贾女士四处搜寻，好不容易发现一家收废品的门面公告上有个错别字，如获至宝地拍下来，才交上了作业。

她说，学校要求“前置性学习”，比如语文，每篇课文讲之前就要孩子先掌握字词、抄写佳句、组词造句、归纳中心思想……孩子不会，辅导重任自然都落在了家长肩上，这样各科的要求加起来，作业常常要做到晚上10点钟以后。为了不让孩子过于劳累，过难的作业只好家长代劳。

“现在缩短了在校时间，实际上有的老师在课堂上只教个大概，重头戏都留在家庭作业里，需要家长来辅导孩子完成。”山东的杨老师也有切身体会。

关系错位需警醒

“我们也有苦衷。”云南省昆明市某幼儿园的邹老师对记者说，“布置手工作业的初衷是锻炼孩子的创新和动手能力，促进孩子与家长间的感情，家长自己包揽，虽然又快又好，却失去了作业的意义。”

“有些家长比赛似的去完成孩子作业，看到那么精美的作品，我也不知道应该表扬还是批评。”邹老师说，“孩子的作业千万不能越俎代庖，多鼓励、多示范，让孩子自己完成。”

“每个年龄的孩子应该做那个年龄能承受的作业。”贾女士说，希望学校能少点“超前意识”，让孩子做作业能学在其中，享受其中。

对此，业内专家指出，素质教育要从学生实际出发，首先要发挥好课堂的作用、承担好教师的角色。将教育的责任以作业的形式转嫁给家长，是一种关系错位。学校应加强与家长、学生之间的沟通，别让家庭作业成了无意义的负担。